

心理学家发现 “迷糊” 时创造力强

为了找到灵感，很多人苦思冥想、不会放弃。然而最近，美国心理学家发现，灵感不必强求，当人犯“迷糊”的时候，幸运女神似乎更容易光临，于是有人说，创造力在“迷糊”中爆发。

3月2日，《生命时报》报导，美国艾尔比奥学院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召集了428名大学生志愿者，要求每个人按自己的日常学习工作习惯，把一天划分成效率不同的时间段。

随后，在不同的时间段里，让他们做“脑筋急转弯”智力题。结果发现，对多数参与者来说，答题效果最好的时候，并不是平常效率最高的时间段，而是脑子

不太清醒、有些犯迷糊的时候，比如早上半睡半醒、晚上昏昏欲睡、或什么也不想做的时候等。

研究领导者麦雷克·维斯和罗斯·扎克斯表示，需要灵感时，大脑思维必须更加自由、发散，而迷糊的时候大脑抑制能力最差，思想不受束缚，可以四处“游荡”，灵光一闪的可能性也自然增加。

事实上所谓“思想不受束缚”，已经在挑战传统上人们对大脑意识、思维的认识了，因为现代科学认为的人的意识就是大脑的思维活动，二者是一回事，那么大脑思维又受到谁的“抑制”、“束缚”呢？人在犯

迷糊的时候，明明就是自己的思想意识在犯迷糊，怎么似乎还有一个大脑思维“可以四处‘游荡’，灵光一闪”就来了灵感呢？

其实在古代修炼界，早就有识神和元神之说。在《转法轮》里，对于人的意念、人的思维等等有着更深刻的论述。《转法轮》中明确揭示了“人除了他的主元神（主意识）之外，还有副元神（副意识）。”“我们这里讲的主元神，就是指自己的思维，自己要明白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这就是你真正的自己。而副元神干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虽然他和你同时出生，叫一个名字，主宰一个身体，长的一



样，但严格的说，他还不是你。”

明白了这一点，也许会明白为什么有的人梦游中的行为好像是完全有正常意识控制的，可是醒来后自己却完全不知道——因为梦游中不是自己的主意识在控制身体。

《转法轮》早就深入浅出地揭示了灵感的来源：

“……因为人的大脑在主意识的控制下，越用脑的时候，他控制的越紧，副意识就越插不进来。他想的脑袋疼时，想不起来很难受的时候，那个副意识也是他身体的一部份，也是从娘胎里同时降生出来的，他也主宰身体的一部份，他也跟着难受，他也跟着脑袋痛，痛的够呛。而当主意识放松的时候，副意识就把他所知道的反映到大脑中，因为他在另外空间时可以看到事物的本质，这样就搞出来了，写出来了，创作出来了。”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系统阅读《转法轮》。网上免费下载：falundafa.org

命由天定 观人善恶

《宋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杨砺是北宋时期陕西户县庞光镇杨家堡人，宋太祖建隆年间考取状元，也是宋朝开国的第一个状元。他任光禄寺丞、屯田员外郎等职时，因施行善政而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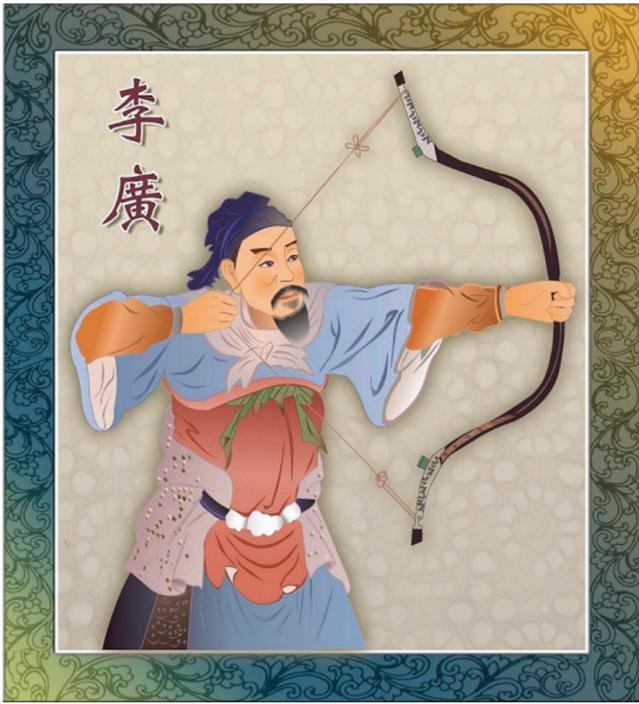
端拱初年，杨砺被调往库部任记室参军。有一次他在睡梦中看到，有一穿戴古代衣冠的人来到他面前对他说：“你能跟我走吗？”杨砺便跟随此人走了出去，只见宫殿巍峨，卫士威严，好象并不是人间能有的气象，在大殿上，一王者打扮的人正执珪面南，大约三十多岁。杨砺走上前去拜见，发现前面几案上有一本名册，杨砺定睛一看，自己的名字在最前面，于是请求那位王者开示自己的前途吉凶。王者说：“我并不是你的师父。”指着另一人说：“这位是‘来和天尊’，日后会是你的主上，你应问他。”被指的人笑着说：“此后四十年，你将建功立业，声名自然也就显赫了。”杨砺再三敬拜。

醒来后，杨砺把这件事记录了下来。他本来叫“杨励”，是鼓励的“励”，因发现名册上写的是磨砺的“砺”这个字，自此便改了。

后来，杨砺在藩王府见到了当时的襄王赵恒，他回家后吃惊的对儿子说：“我这次见到襄王的面貌，居然就是我先在梦中见到的‘来和天尊’啊！”

襄王赵恒后来任开封府尹，他把杨砺任为推官。有一次，赵恒问杨砺：“你是哪一年考中进士的？”杨砺支吾着没有作答。赵恒后来知道了杨砺居然是头名状元出身，后悔自己问的冒昧，更觉杨砺科考第一却不因此而自夸，所以非常敬重他。公元997年，身为皇太子的襄王赵恒即位，就是宋真宗，他后来拜杨砺为给事中、翰林学士、工部侍郎、枢密副使等要职。

杨砺在梦中，透过神



人的点化，看到了自己的一生早有安排，以及宋真宗是“来和天尊”转世的真相。可见，这人世间的一切事皆由上天注定，岂能由人说得算。

再来说说汉朝名将，人称“飞将军”李广的故事。李广是陇西郡成纪人。他的武功和才气都出类拔萃，一生与匈奴交战七十余次，立下赫赫战功。

李广年轻时就领兵作战，担任二千四百石的高官长达四十年，始终很清廉，他受到赏赐总是分给部下，饮食也总是同士兵们在一起，家中没有余财。李广不善言谈，和别人在一起时不是在地上演画军阵，就是一起比试箭法。行军作战过程中，有时缺水断粮，如果发现了水，只要所有士兵没喝完，他就从不靠近水，士兵们没吃饭，他就从来不自己先吃。他待人宽容不苛刻，所以人们都很愿意追随他，为他效力。

司马迁曾用《左传》中的一句话来评价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自己行为端正了，不用下令众人也会遵从，自己行为不端，即使下了命令众人也不会听从。

李广与堂弟李蔡同朝为官，李蔡的人品、名望和功

劳都在李广之下，但李蔡却一直官居李广之上，李蔡被任为丞相，位列三公。而且李广手下的许多官兵都被封侯，而李广却始终没有获得爵位和封邑，官位没超过九卿。

李广对此深为不解，一次他向一位术士王朔道出了自己的疑问，问道：“难道我的面相就不该封侯吗？还是我命中注定的呢？”王朔说：“将军自己想一想，难道不曾有什么悔恨的事吗？”李广说：“我曾经担任陇西太守，有羌人反叛，我引诱他们投降，八百多人都投降了，我又用欺诈的手段将他们在同一天都处死了。至今我最悔恨的就是这样事啊！”王朔说：“没有比杀害投降的无辜之人罪过更大的了，这就是您不被封侯的原因。”

可惜李广将军一世英名，却没明白“命由天定”的道理。要知道人的福禄寿可都是用自己积的德换来的，他一念之差杀戮无辜，做下损大德之事，造下的业力不知何时能偿还得清，又哪来的爵位和封邑呢？尽管他为人宽容，善待部下，战功显赫，这些功劳比起杀人大罪，也就无足轻重了。结果，没几年，年迈的李广在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征时迷路，失期获罪，最后

一个奇怪的病人

文/荣大夫

一天，我接待了一个很奇特的病人，是一个五十出头的女士，叫Jean，这个病人是我的一个抑郁症患者介绍来的。

坐定后我问Jean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她说她不知道，她想戒烟，想减肥，还有恐惧症。我问她恐惧症是如何得的，有什么症状。她说是一年前得的，当时她正坐飞机旅游，当飞机飞到高空时，她突然感到有一个东西呼呼作响地进入了她的脑中，于是她感到很恐惧。从此，这种恐惧感一直伴随着她。她不只是对异物入脑本身感到恐惧，而且周围许多环境因素也令她恐惧。在这种惶恐不安中很郁闷，常哭泣。为了缓解压力，只好抽烟，吃东西。

当她说出得恐惧症的由来时，我的助理很想笑，但是拼命地忍住了。因为像她这样二十多岁在无神论教育下长大的孩子，简直是闻所未闻，或者认为这太不合常理了，好像是编故事，或者是有精神病。

我告诉Jean，她最关键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恐惧症，我可以帮她解决此问题，但需要针灸及草药配合治疗。针灸的作用主要是疏通经络。大脑有很多经脉与脏腑相连，异物入脑后堵塞经脉，致使经气运行不畅，

脏腑不能有效供应大脑所需营养，大脑也不能有效控制脏腑的功能，大脑和脏腑的功能都受到了损害，正气不足，邪气就能在那里存在。中药的作用主要是增强脏腑功能，使脏腑能源源不断地将精气血输送给大脑，使大脑强壮，正气充足，邪灵就呆不住了。这就是中医常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一周后，Jean再次来看我，她非常高兴地告诉我，第一次针灸后就感到很舒服，喝药后的第三天晚上，有一个东西从她的脑子里呼呼地出去了，和进来时的感觉差不多，她现在已经不害怕了。

我的助理惊讶极了，因为她也是学中医的，现代中医的教科书上也经常谈到邪气正气的，但从来没有谈到过邪灵附体的事情，更不知道有法可医了，因为这部份知识在国内是作为中医里的「糟糠糟粕」给剔除了的。

因为共产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严格控制，使得现代中医对精神范畴的认识和理解十分有限，从而使古老中医最精华的部份得不到充分的继承和发扬，对其中比较「玄」的部份不敢正视，视为「糟粕」或「迷信」，从而失去探索研究的机会。其实，邪灵附体并不可怕，一正压百邪，邪灵自会无处藏身或被正气所灭。

落得不得善终，抱恨自刎而死，他的几个儿子也先后早亡，孙子李陵后来在与匈奴作战中战败投降，他的母亲和妻子儿女都被朝廷诛杀，李氏家族从此没落了。这不能不说是李广当年的一念之差，铸成大错，杀害无辜的当世报应了。

听了这两个故事，大家对“命由天定”又有了新的理解了吧。人的一生其实是早就被安排好了的，就像杨砺一样，人只不过是来到世间按照写好的剧本演绎一场

而已。但是一个人在世间如何做，是向善还是行恶，这是很关键的，如果做了更大的好事坏事，那就为自己以后的生命过程种下了因果，神明就会据此安排下一生或几生；如果造的恶业或积的德太大，甚至会影响和改变这一生的命运，李广就是这样的典型。所以，我们不能再盲目的相信无神论的邪说，举头三尺有神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才是一个应该遵循的。